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正直一

奕上疏請除去釋教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唐書傅奕傳

鴻墀謹案新書作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案奕注老子集魏晉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釋教其疏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傳位而止大唐新語

唐臨爲大理卿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寃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卽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覩爲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大唐新語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爲此石羞矣嘗邸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而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砥柱銘後 山谷集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踴出高二百尺有池周迴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米麥之異則天以爲休祥號曰慶山荆州人俞文俊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

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則天大怒流之嶺南大唐新語

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尚茲賢行實欲榮其親戚遂起復授遠河内縣令遠子良解褐洛州參軍旣連婚

國相父子崇赫迫元忠下獄遂誘相離今日得書開曰
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榮躋十等雖金精屢爍而玉色
常溫遠冑雖參華身實凡品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禰
旣冰玉交歡理資同穴而下山之夫未遠御輪之聓已
周無問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玷辱衣
冠而乃延首靦顔靦塵清鑒九流選敘須有淄澠四裔
遐氓宜從擯斥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貴蔡之公直大唐新語
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
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大懼

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之（唐書李元紘傳）

鄧汪爲長上果毅延載年檢校內史李昭德用事爲朝野所惡汪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逄宏敏遽奏上其書則天謂納言姚璹等曰昭德官爲內史身備殊榮若其實如所言是辜負家國竟坐是免爲欽州南賓尉（冊府元龜）

尋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

文爲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爲衆所謗遂表上所著應
正論以見志中宗覽而嘉之稍遷駕部郎中唐書王志愔傳

垂拱三年鳳閣侍郎劉禕之嘗竊謂人曰太后何用臨
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則天聞之特令肅州
刺史王本立推鞫本立宣勅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
鸞臺宣過何名爲勅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特賜死唐會要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
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

膺樂推之名肯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邱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烏思靜於飛林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膺赤帝之祥符當素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運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

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
攸寄令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銷盡霧帳隨烟
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
盡惟會稽禹廟存焉耳目記

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
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
袁楚客者以書規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
以誅之新唐書魏元忠傳

證聖元年正月詔十七日御端門賜酺宴十六日明堂

後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並盡二十二日以災告廟下制遣內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正諫無有所諱於是劉承慶上疏曰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災患可禳也陛下垂制博訪詳求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火流王室彌表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稱當彌勒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晦昧王化無益萬幾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眚之由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民蒙賴福祿靡窮

陸大同為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讓大唐新話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勳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譚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譚遷刑部尚書侍御史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思狀驗斯

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尙書從此而得署無迴避
朝廷壯之（大唐新語）
羲（岑長倩子）神龍初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
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募爲疏者衆畏三思皆辭
託不敢爲之羲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秘
書少監（唐書岑文本傳）
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
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
而祭爲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慾

諸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數歲改授洹水丞冊府元龜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仕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元宗

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蕚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之又曰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土番入寇陷於賊庭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舅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歷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俾覽者得詳焉金石錄

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闔立均等爲其
支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
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
其源率兵三萬人歷於閫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
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
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餘萬其河源上有大樹高
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
而拒官軍三軍悉覩焉公手書操檄文令左拾遺張宣
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

聚而焚焉河源且絶數十里内悉爲良田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

張說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張燕公集

韋陟爲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眞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顔正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繇此疎陟　冊府元龜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書陛下必

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
贈涇州刺史牛公碑盍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效
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
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扞長城主恩前席正稱
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
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容齋隨筆
李杲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之積弊杲盡革
之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都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
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

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訴其事遂啟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上云役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開元天寶遺事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困學紀聞

元次山惡圓曰甯方爲阜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曰

甯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困學紀聞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任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百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爲萬代之法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敍五品陟判之曰青氊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拜時人推其強直政能大唐新語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栁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

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鄠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伉是時爲學士非待詔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疏唐史不爲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困學紀聞

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

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眞卿上疏曰御
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
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
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
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云云其激切如此於是中
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唐書顏眞卿傳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座位
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惡
乎

按郭英乂時爲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英乂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爲第幾帖獨覩公秉禮陳義以斥英乂之驁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凜凜冰雪眞可畏而仰也或曰英乂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耳英乂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淸議爲不足恤者可以鑒矣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西山題跋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檐談

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尙凛凛有生意猗其偉歟惟其閒稱譽朝恩尙數千言大半於行閒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耶跋顏魯公爭坐帖　鶴山題跋

初汯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浣兄弟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新唐書韓休傳

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唐書顧少連傳

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柳公綽等皆立至台鼎

世美其知人時比歲旱質對漢故事免三公烹宏羊權近獨孤峘欲下按治防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置質高第帝見策嘉之鮑防 唐才子傳

給事中袁高既宿直時盧杞由新州司馬移吉州長史是日上命爲饒州刺史高既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翰從一皆杞所引用不從高之言遂命舍人草制及詔出高又執之不下仍上奏盧杞爲政極惡窮兇六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疏未納明日諫官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

上疏遂追杞饒州制翌日上遣中使宣慰（虎會要）

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為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翌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鄭亦嘗封還詞頭上意乃解（郝掃編）

時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

稱重唐書歸登傳

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唐書陽城傳

贊最孝謹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唐書穆贊傳

貞元十八年二月以前攝浙東團練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齊總為衢州刺史羣議以為超獎過當詔至門下給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日恩制除衢州刺史齊總臣愚竊有所慮恐驚物聽不敢聞於

陛下若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又齊總是判官今詔勑擢浙東觀察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前未有勑令今便用此下詔尤恐不可臣授官中謝日具已面奏詔勑有不便者伏請封進今齊總詔謹隨狀封進時左補闕王武陵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故詔書留中不出後數日不得雨不視事特開延英召孟容對上慰諭開納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來未嘗有可否是時齊總竭浙東進奉遂

超授逾等江淮之間人多困急無不罪總及孟容此奏

入聞者皆感上聖明虛心之德嘉孟容之當官不面從

其年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張貞元爲

邕州經畧使給事中許孟容上疏論奏張貞元非次遷

授封還張貞元詔書右補闕劉伯芻繼有封章上命中

使宣諭孟容詔亦遂止（唐會要）

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

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新唐書許孟容傳）

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子正儀請襲封參大署尚書省門曰陳少游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

唐書竇參傳

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畧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

致思精密爲時所擯終於散位唐書崔元翰傳

韋臯爲西川節度使順宗即位王叔文等專政臯上表云云臯自以大臣得議國家事且怨叔文不與三川恃處斗絶一方度叔文不能搖動又乘其與韋執誼間隙故極言中外人情尋裴均嚴綬表牋繼至悉與臯同詞忠正之徒皆倚賴以爲援而邪黨震懼册府元龜

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旣而疏陳忠義不宜汚

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唐書韋貫之傳

元和三年貶翰林學士王涯虢州司馬時涯甥皇甫湜與牛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語太切權倖惡之故涯坐親累貶之舊唐書憲宗紀

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垍翰林學士唐書裴垍傳

鴻撰謹案李吉甫傳裴垍爲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

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
政犯忤權倖者因此垍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
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
帝意乃解與此傳所云垍覆視無所異同及爲貴倖
所訴罷翰林學士大相刺謬如出兩人　又案本傳
謂吐突承璀自春宮侍憲宗恩顧莫二然承間欲有
所關白帝憚垍誠勿復言又云垍作相後雖大寮前
輩不敢干以私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
悅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

閱參謝之際垍延語云獨孤李二孜孜獻納無愧酬
勞惟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嚴悚恧而退觀此則垍
之正直何如豈交結權倖者耶舊書出劉昫一人之
手而自相矛盾至此信乎作史之難也　又案新書
裴垍傳云坐覆視皇甫湜等對策非是罷學士而吉
甫傳又云裴均結黨傾執政大畧與舊史同惟以垍
爲均

右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不無
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

以直言時事恩奬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爲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爲關外官楊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爲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爲果州刺史裴垍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內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爲虢州司馬盧坦以數舉事爲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爲名故黜爲左庶子王播同之亦停知雜陛下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爲罪此臣所以未喻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以兩漢故事三公

當免卜式著議宏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
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為第三等自畿尉擢
為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
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
承耿光之道也臣昨在院與裴垍王涯等覆策之時日
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負心唯
秉至公以為取捨雖有讐怨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
避之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王涯外甥以
其言直合取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有狀具以陳

奏不意羣心嗷嗷構成禍端聖心以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往例與官裴垍等依舊職獎用使內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論制科人狀　白氏長慶集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五終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正直二

會考制舉人樊直言策爲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南節度使時得考制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 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李文公集

韋貫之爲右補闕憲宗元和元年與中書舍人張宏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遷爲吏部員

外郎三年策賢良之士又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是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冊府元龜

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埍考詞判埍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唐書裴埍傳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非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其罪武王凛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鋩不露自佛入中國凡爲其徒作碑記者皆

務爲梵語獨公送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說郛引吹劍錄

贈太保諡曰厲其子季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賜諡曰思右丞張正甫封勑請還本諡右補闕高鉞上疏論之曰頔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擅留逐臣徼遮天使當先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欒誠宜諡之繆厲以沮兇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太常博士王彥威又疏云云不報竟諡爲思唐書于頔傳

度支使潘孟陽與大府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爲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檢卽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爲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唐書呂元膺傳

憲宗朝遷太府卿制下給事中韋宏景等封還制書言士涇不合居九卿辭語激切憲宗謂宏景曰士涇父有功於國又是戚屬制書宜下宏景奉詔士涇善胡琴多

遊權倖之門以此爲之助時論鄙之唐書劉士涇傳

會宰相李公鎭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郎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衞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昌黎文集

閣下去年考制策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尙列爲高等冀感悟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事皆在已而所守遂殊請停率修寺觀錢狀李文公集

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校所迫俾領軍務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爲非詔令所加不宜稱號立使削去方授其表（唐書李鄘傳）

故温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古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翻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去佛齋論序　李文公集）

舊梁山驛碑軍之東四十里相傳李唐時有白虎蛟龍

爲民害民遷居以避之韓昌黎嘗按部經行二害乃去作碑識之今名其地爲碑坳猶存溪側字多漫滅不可識（輿地碑記）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守西有大湫中有鰐魚長者百尺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卽命庭掾以牢醴陳於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爲生人患是夕郡西有暴風雷巨鰐亦隨而徙焉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爲潮陽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鰐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也（宣室）

志

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稾焚之以俟命新唐書李絳傳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即恐太重伏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獨孤朗等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白氏長慶集

有毉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勅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唐書鄭餘慶傳

時有元法寺僧法湊爲寺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斷還俗後又復爲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議以述胥吏不合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唐書鄭餘慶傳

鴻墀謹案新書本傳述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

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

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然阻絶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僶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爲之秉筆帝嘉而免之唐書蕭俛傳

遷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爲太僕卿宏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穆宗遣宰臣宣諭宏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衞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宏景竟行前命唐書韋宏景傳

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

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卽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寬夫弟端夫爲太常博士駁韋綬謚議知名唐書劉寬夫傳

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云云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寶歷元年四月羣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吉以李紳之故所撰赦文

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宏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云云帝覽奏知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爲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慨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鷂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爲證帝皆可其奏唐書韋處厚傳

太和元年十一月勅以右補闕高允中爲侍御史允中自爲諫官甚舉職業危言直論不避時忌寶歷中常上疏云東頭勢重於南衙樞密權傾於宰相敬宗驚悟久之雖無明賞而直名昭然人情危懼恐有禍及終致非辜至是稍遷正人相賀唐會要

自元和末閽寺權盛握兵宫闈横制天下天子廢立由其可否干撓庶政當時目爲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蕡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卽位恭儉求理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蕡切論

黃門太橫將危宗社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蕡條對歎服嗟悒以爲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唐書劉蕡傳

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及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

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詔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奬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讐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新唐書劉蕡傳

鴻墀謹案本傳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

謂使蕡策盈用爾至殷憂多難遠及聖世帝感悟贈

蕡右諫議大夫　又案新史論蕡戒帝漏言而身謫

語於廷爲太疏直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

以安危者庶可紓患是即蘇軾賈誼論意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

策極言宦官之禍旣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

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

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

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

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絶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尋案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郃亦不顯盍無敢用之也 容齋續筆

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

劉蕡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爲屈其所對策盛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蕡者唐書龐嚴傳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巳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摭言

轉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

兩省迭詔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駮能奉其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乃復爲給事中（唐書郭承嘏傳）

張仲方以開成元年五月自華州刺史入爲祕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啟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丞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伯邑七百戶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駮謚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

坎軻而沒人士悲之冊府元龜

梁守謙爲院使見叡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不可益耶銜之以諭淮西事忤旨罷職新唐書錢徽傳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於河吏馮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

予境之内祀未嘗闕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於天天將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鈎索一一鈎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冰陷一鈎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酉陽雜俎

拜給事中王晏平爲靈武刻削軍士贓罪發帝以智興之故減死貶官温三封詔書文帝深奬之唐書溫傳

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澀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媼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新唐書李紳傳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喻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北夢瑣言

僖宗自山南還以宰相杜讓能弟宏徽為中書舍人綮以宏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天子不報 唐書鄭綮傳

丞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韋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耶艴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

代草麻 新唐書韓偓傳

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志云又韓偓金鑾密記曰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偓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偓曰學士無以性命爲戲偓不答扃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偓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

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眞宗欲立章獻爲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億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學齋佔畢

帝與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惶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翼日皇后傳制命學士草謝全義書學士趙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爲父之禮帝雖嘉之竟不能已其事舊五代史唐莊宗紀

鴻堦謹案李之儀姑溪居士集趙鳳爲莊宗實錄將

何挺論劉昫疏不載昫既相遂引鳳共政事是趙鳳亦非眞能持正者也

高行珪性貪鄙短於爲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爲賓職及佐行珪覩其貪猥因强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綿疋帛以實中國一請於山林要害置軍以絶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勑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舊五代史

右諫議大夫鄭受益兩疏論張彥澤在涇州之日違法虐民支解掌書記張式部曲楊洪等請下所司明申其罪皆留中不出庚申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同詣閤門上疏論張彥澤罪犯詞甚懇切舊五代史晉高祖紀

鴻墀謹案宋史李濤傳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其罪濤伏閤抗疏請寘於法　又案宋史楊昭儉傳昭儉與李濤論張彥澤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

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軍
吏然攷當日詔書彥澤止削一階降爵一級而已

李鏻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爲給事
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壻爲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
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
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令後不得援以爲例湯乃奉詔其
諒直如此舊五代史李鏻傳

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卽上疏曰臣欲奉陛下
德音先舉忠孝激厲請須罰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

刑文多不載疏奏烈祖親札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後之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奸邪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爲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陸游南唐書張義方傳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六終